博學多聞,慈悲喜捨,盡孝護戒: 中國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略傳¹

Ester Bianchi(黃曉星)著 義大利佩魯賈大學(University of Perugia)哲學系副教授 劉韋廷 譯 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

提要

本篇文章主要根據作者最近 20 年於四川所做的田野調查,是介紹「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1909-2006)的生平與她替中國佛教界立下的貢獻。我們瀏覽隆蓮法師的傳記,可知她是一位當代多面化的高僧。她的重要成就在於她的博學、她對弟子和學生的慈悲和她為了恢復如法傳戒的動作。隆蓮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展現其天資聰穎的一面,之後她成為著名佛教學者、優秀的書法家以及傑出的詩人。在出家之前她曾是首位通過四川省政府縣政考試的女性,成績名列第一。在此同時,她從與幾位重要佛教法師、佛教學者學習。在 1950年代初期,隆蓮法師成為第一位在中國佛教協會扮演重要領導角色的女性,並且她也擔任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名譽會長,以及全國、四川省的政協委員。然而,對隆蓮法師而言,她最主要的成就是重新建立比丘尼的傳戒制度(二部僧戒),以及在佛學院的基礎上訓練新一代的比丘尼。

關鍵詞:中國佛教、當代中國比丘尼、二部僧戒

投稿時間:2015.11.6;接受刊登:2016.3.24;責任編輯:楊璟惠

¹ 本篇文章是作者另一篇研究的第一部分翻譯,詳見:Ester Bianchi,〈Subtle Erudition and Compassionate Devotion: Longlian 隆蓮(1909-2006). "The Most Outstanding Bhikṣuṇī" in Modern China〉,收入 Vincent Goossaert, Zhe Ji & David Ownby 主編, *The Making of Saint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Profiles in Religious Leadership* 即將在 2016 年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壹、前言

在中國「當代第一比丘尼」的美譽,是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1907-2000)對隆蓮法師(1909-2006)所給予的高度肯定。因為隆蓮法師替中國佛教界立下不可抹滅的貢獻,其過世前十年(1996-2006)中國佛教徒普遍認為「當代第一比丘尼」的稱號,對隆蓮法師而言是當之無愧的²。在她火化之後,留下數目可觀的舍利子足以證明她是大成就者。的確,在當代中國佛教徒的心目中,隆蓮法師無疑是他們所最尊敬、最崇拜的宗教人物之一。

關於隆蓮法師的舍利與文物,絕大部分被保存在中國四川成都的愛道堂, 隆蓮法師在愛道堂度過人生的大半輩子³。當 2009 年紀念隆蓮法師誕辰一百周 年法會⁴,為數眾多的信徒聚集在愛道堂參加法師舍利塔的開光儀式。自此以 後,每當佛教重要節日,信眾將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又或者在農曆每個初一、 十五的日子,都會有絡繹不絕的朝聖者來法師的紀念堂頂禮膜拜,為了紀念這 位德高望重的法師。

我們瀏覽隆蓮法師的傳記,就會知道她的聰明才智,絕非浪得虛名。她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展現其天資聰穎的一面,之後她成為著名佛教學者、優秀的書法家5以及傑出的詩人。在出家之前,她曾是首位通過四川省政府縣政考試的女性,成績名列第一。在此同時,她從幾位重要佛教法師、佛教學者學習,如法尊(1902-1980)、能海(1886-1967)、喜饒嘉措(1884-1968)以及王恩洋

² 關於趙樸初說法的影響,請見華川(1994);李豫川(1992);MAO(2010);裘山山(1997,1999);趙世富(1993);陳沫吾(2004)以及愛道堂所收藏的隆蓮文件,見愛道堂(2009)。這封號可見裘山山所撰《當代第一比丘尼一隆蓮法師傳》的傳記封面,其上即為趙樸初的題字。其次,在網際網路搜尋「當代第一比丘尼」關鍵字,顯示出的資料也是指向隆蓮法師,足見她已成為當代中國的第一比丘尼。例如(www.putixin.com,www.zhibeifw.com,bodhi.takungpao.com.hk,www.fodizi.net,baike.baidu.com 等網頁,瀏覽日期:2016年6月22日)。

³ 愛道堂的歷史可上溯至明代,原名「圓覺庵」,是四川最重要的淨土宗尼寺,後在 1928 年改為「愛道堂」,是為了紀念大愛道(Mahāprajāpatī),佛教僧團中的第一 位比丘尼。(BIANCHI,2001: 84-85)

⁴ 小錦(2009 年 11 月 3 日)。〈参加「紀念隆蓮法師誕辰 100 周年法會」留念〉。 摘錄時間: 2016 年 6 月 22 日。

網址: http://mustthink.blog.163.com/blog/static/861130592009103165887。

⁵ 關於隆蓮的重要書法作品,請參閱《翰墨佛心—隆蓮法師手跡》(四川尼眾佛學院編,2003)。

(1897-1964)等人⁶,他們一致讚賞隆蓮法師的卓越智慧。在 1950 年代初期,隆蓮成為第一位在中國佛教協會扮演重要領導角色的女性,也擔任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名譽會長,以及全國、四川省的政協委員。然而對隆蓮法師而言,她最主要的成就是重新建立比丘尼的傳戒制度(二部僧戒),以及在佛學院的基礎上訓練新一代的比丘尼,她在八零年代完成了這兩項心願,從而促進佛教比丘尼在當代中國的作用和地位的演變⁷。

貳、隆蓮法師生平及其著述

隆蓮出生在四川省樂山縣(今樂山市),清宣統元年(1909)五月二日生(農曆三月十三日),俗名游永康,字德純,又名銘燕。隆蓮出身知識份子家庭,他們來自於樂山的士人家族。外祖父易曙輝為清朝光緒年間的舉人,考試成績為副貢,因此放棄科舉而決定投身教育生涯。外祖母的父親吳都在科舉考試成績優異,曾舉孝廉方正,在地方上開設學堂,教授學徒。隆蓮的祖父游西庠是地方上的秀才,他同樣也選擇了教書作為終生的工作。隆蓮的父親游輔國是四川通省師範學校(四川大學前身,四川第一所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曾任四川省教育廳督學,以及古藺、名山、靖化(今金川縣)等地縣長。身為長女的隆蓮在這樣的書香門第成長,獲得良好的教育。

當她未滿一歲時,因為父親長時間在外地工作,而隨母親回娘家恭友堂居住,與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後來父親另娶一位太太,父女將近六年沒有見面。 隆蓮是外祖父家中唯一的小孩,備受長輩疼愛⁸。隆蓮沒有家庭教師而是由家 族長輩來教導她,不只是小阿姨的教導,還有外祖父、父親的教導。1912年, 隆蓮四歲開始閱讀寫字,據說可以很快地流利背誦中國傳統詩詞。她的家人很

⁶ 這些重要人物將於後文詳加介紹。

⁷ 關於法師的傳記與年譜,請參閱裘山山(1997);陳沬吾(2013);BIANCHI(2001: 24-43);陳中惠(1999);陳沬吾(2004);陳沬吾(2012);果平(1998);華川(1994);拉維(1982);LEVERING(1994:217-219);李豫川,1992;LIU(1995);MAO(2010);如瑞(2006);如意(2007);邱健(1986);裘山山(1999);魏奕雄(2007);溫金玉(2006);印俊(2006);趙世富(1993)。除了這些文章與資料外,我的大部分資料來自於1995年10月到1996年8月、1999年7月到9月、2012年7月到8月於愛道堂、白塔寺、鐵像寺等地所做的田野調香。

⁸ 在隆蓮之後,有一個小她六歲的妹妹,以及五個弟弟(其中兩位夭折)。

快意識到隆蓮聰穎過人的天賦,從不阻擋她想學習的意願。

隆蓮的家庭不只是影響她在世俗上的學習,也對她的宗教教育產生了影響。從七歲時,隆蓮與外祖母經常念佛誦經,外祖母是她童年時最親近的人。然而母親也是一位虔誠佛教徒,外祖父是樂山佛教協會的會長。隆蓮從年少時開始吃素,經常跟隨祖母到地方上的寺廟燒香禮佛。在開始讀書寫字的時候,她也閱讀佛教故事以及修習佛教經典。但是她年輕時最重要的佛教經驗來自於父親的啟發。1920年,隆蓮與父親前往樂山的烏尤寺,遇見了準備前往藏區學法的大勇法師(1893-1929)9,這次經驗深深地影響了隆蓮日後的人生。在此,她心裡有了一個願望:以後長大了,也要穿那個黃袍子。(裘山山,1997:43-45;陳沫吾,2013:12)等到隆蓮十三歲(1922),這一年對隆蓮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外祖父的去世而讓她發現遺留下來的佛學藏書,進一步閱讀佛教淨土宗的入門書一《徑中徑又徑》,同時她也深受淨土宗祖師印光法師(1861-1940)手稿的影響。從這一刻起,她成為一個完全的素食者,一個虔誠的信徒。

一年前(1921),隆蓮進入了嘉定(即樂山市)縣立女子小學讀書,校長是她的外祖父。暑假期間,她訂了上海商務印書館英語函授課程自學,並且研讀高中數學。十三歲時,由於外祖父去世,導致求學中斷,後來她仍然繼續學業,表現優異;在家裡隆蓮還輔導妹妹與弟弟的課業。十八歲時(1927),第一份工作是樂山縣立女子小學的教師,同時她也準備報考大學。因為父親的建議,隆蓮自學中國古典詩詞與文學、歷史、地理和代數;而且她也向美籍牧師的夫人學習英語。隆蓮從來沒有參加過大學考試,但其程度已超過當時的中學生。

1931 年,隆蓮隨家人搬到成都,受聘為成都縣立女子中學的數學教師。 同年九月發生「九一八事變」,她帶領學生到街上抗議,由於父親掛念女兒的 安危,將隆蓮帶回了樂山。在此之際,她在《四川日報》發表抗戰的詩作。隔 年(1932)父親被任命為古藺縣縣長,舉家搬遷,降蓮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

隆蓮二十五歲(1934)回到成都,她參加普通文官檢定考試和高等文官檢 定考試,均名列榜首,顯示出她的優異才智。兩年後(1936)她在成都女師附 屬中學教授語文與代數的課程,同年十二月參加四川省政府縣政人員考試,名

⁹ 大勇法師,四川巴縣人,1919年從太虛法師出家。之後大勇法師前往日本學習密教, 取得東密阿闍黎資格。歸國一年後,去藏區學法,1925年他與法尊法師前往康區, 四年後在四川圓寂。(東初,1974:410-411;于凌波,2004:44-48)

列榜首,但因為當局宣布女生要住校接受軍事訓練,隆蓮拒絕這樣的規定,放棄受訓成為中國第一位女性縣長的機會,隔年(1937)她進入四川省政府秘書處擔任編譯的工作。

隆蓮在成都的十年期間,這時她尚未出家,不斷努力學習,這段期間我們可以看到她不只是致力於自己對佛教思想和哲學的鑽研,同時她也在詩歌、書法、水墨畫等領域學習,跟隨文學家劉咸榮(1858-1949)等人。此外隆蓮跟陳雲門學習中醫,一位在四川中部享有盛名的中醫師;其次,隆蓮也向留學日本的針灸專家與醫師一承澹盦,字淡安(1899-1957)學習針灸的技術。

1938 年,隆蓮在進入政府機關工作之後,她的學佛生活邁向了一大步。 她想到愛道堂向昌圓法師(1879-1945)¹⁰求受菩薩戒,然而父親的反對,使得 隆蓮錯過儀式。但是昌圓法師為她專門舉行皈依儀式,賜法名降淨。

四川省政府秘書處的編輯工作對隆蓮來說並不困難,而且她發現自己有足夠的時間研讀佛學。隆蓮每日上午當班,下午請假到少城佛學社聽經,這是由龔學光(即著名的能海法師¹¹)於1916年與劉洙源(成都大學教授)、謝子厚等諸四川居士成立的佛學社。它位於少城公園(今成都市人民公園),座落在市中心的西邊,這是當時成都最活躍的幾個佛學社之一,經常延請佛教著名的大師與學者在此舉辦講座與會議。

隆蓮在講經說法的幾年間,於 1940 年出版第一本佛學著作《〈攝大乘論疏〉略述》(隆蓮,1995d),這是根據 1937 年由王恩洋¹²居士講授唯識學派作品《攝大乘論疏》 ¹³所做的筆記。王恩洋對本書大為讚賞,特別寫了序言,後來在 1944 年邀請隆蓮校對著作¹⁴。

¹⁰ 昌圓,四川郫縣人,淨土宗法師,曾擔任金龍寺與愛道堂的方丈,也是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創辦四川佛學院,其後在金龍寺建立蓮宗院,在愛道堂建立蓮宗女眾院。法師一生傾力僧俗教育,創辦四川佛學院、佛學社、念佛會等佛教團體百余處,鼎力支持在其住持的金龍寺中辦新式學堂,被譽為「尊佛崇儒」的典範。(馮修齊,2012)

¹¹ 關於能海,參見註 23。

¹² 王恩洋(1897-1964),四川南充人,早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印度哲學,後至南京跟隨歐陽竟無專攻佛學,1957 年出任中國佛學院教授(東初,1974:676-679;于凌波,2004:175b-179b)。

^{13 《}攝大乘論》(Mahāyānasaṅgraha)(大正藏,1592,1593,1594,1945),由印度無著(Asaṅga)寫的,是唯識宗的重要經典。關於隆蓮的著作,請參閱 BIANCHI(2001:36-38)。

¹⁴ 分別是王恩洋的《新人生哲學》與《〈金剛經〉釋論》。

在少城佛學社,隆蓮逐漸接觸到當時非常熱門的藏傳佛教,她認識了幾位 藏漢法師並且向他們學習密法,在他們的影響之下,隆蓮決定投身藏傳佛教的 傳統¹⁵。這段期間,隆蓮住在熊居士的家中¹⁶,與兩位來佛學社講經的格西學 習藏文¹⁷。此外,她有機會見到喜饒嘉措,這位著名的學僧,傳授隆蓮格魯派 的教法¹⁸。在 1930 年代,第十九世章嘉呼圖克圖¹⁹,是最重要的格魯派宗教權 威之一,也到過少城佛學社講經說法,隆蓮去聆聽他的教誨,接受三大格魯派 的灌頂(大威德怖畏金剛、勝樂金剛和密集金剛的灌頂)。然後,她與其他西 藏喇嘛學習密法,如阿旺堪布傳授怖畏金剛的無上瑜伽部、興善喇嘛傳授她毘 盧法。

除此之外,隆蓮還跟一些漢僧學藏密。在 1939 年她向法尊法師²⁰學習藏語,並於次年參加了他的「唯識三十論頌」(Triṃśikā (kārikā))課程,這是由唯識大師世親(Vasubandhu)所撰的經典²¹。然而她也與觀空²²(1903-1989)

I5 關於二十世紀上半葉,藏傳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請參閱 BIANCHI(2004);呂建福(1995);黃英傑(1995);TUTTLE(2005)。

¹⁶ 熊婆婆,成都的女居士,她是《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傳》的作者裘山山丈夫 的姑婆。(裘山山,1997:14-15)

¹⁷ 悦西格西、東本格西,東本是悅西的師父。(TUTTLE, 2005: 197、289)

¹⁸ 喜饒嘉措(1884-1968)在32歲時於哲蚌寺獲得最高格西學位拉然巴,1937年移居中國,曾任中國佛教協會主席(1955)。(STODDARD,1988:465-471)關於他在藏傳佛教傳入中國的角色研究。(TUTTLE,2005:207-212)

¹⁹ 從十八世紀開始章嘉呼圖克圖與清朝關係良好,居住在北京。第十九世章嘉呼圖克圖(1890-1957),本名羅桑般殿丹畢蓉梅,後來與國民政府關係密切。(TUTTLE, 2005:76-78, 156)

²⁰ 法尊(1902-1980)是太虚大師的學生,畢業於武昌佛學院,1925年在北京參加藏文學院學習藏文。之後與大勇法師前往康區,首次抵達拉薩並待了三年,1953年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1956年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並在 1980年擔任院長。(WANG-TOUTAIN,2000;TUTTLE,2005;BIANCHI,2009;308-313)

^{21 《}唯識三十論頌》,或稱《唯識三十頌》,大乘佛教典籍,世親撰寫,玄奘翻譯。

²² 觀空與法尊一樣在 1925 年前往康區,也是大勇法師的團隊成員。他在康區停留十年,之後在重慶的漢藏教理院任教,這是由太虛與法尊在 1930-1931 年間創辦的佛學院。後來他去拉薩向西藏喇嘛學習,如康薩仁波切(Khangsar),這是能海的老師。1957 年觀空任中國佛學院的教授,參閱陳兵、鄧子美(2000:361)。

學習,但是影響隆蓮最深的是能海法師²³,她通常尊稱「老上師」²⁴。隆蓮在 1930 年代初於少城佛學社認識能海法師,深受其教誨的影響。1937 年能海從 山西五台山返回四川,在成都南郊的近慈寺擔任住持。隆蓮經常去聽他說法,並成為最親密的弟子之一,學習顯密雙修。在能海的弟子之中,隆蓮是能海的上首女弟子,接受從拉薩傳來的大威德無上密乘法。

在抗日戰爭(1937-1945)期間,因為日本大規模的佔領,許多北方來的僧尼逃往成都避難。很快地,成都也受到轟炸的影響,使得大多數人往更安全的地方去。同時隆蓮的家人也搬回到樂山,不過隆蓮拒絕離開,原因是為了繼續學習佛教和密教。1940年,她掛牌行醫以維持生計,但僅有2個月而已。後來她住進愛道堂,1941年能海從拉薩朝聖回到成都,隆蓮與十幾位比丘尼、居士們開始到近慈寺,每日聆聽能海的講經說法,路程最快也得兩個小時,能海的演講通常至少持續三、四個小時,然而因為戒律嚴肅,聽經的女眾不能住在寺中,所以這樣的舟車勞頓使得隆蓮相當辛苦,當時她已下定決心出家。

1941年,隆蓮三十二歲,她放棄了在省政府的正式工作,了斷世俗,成為比丘尼。然而她的父母希望隆蓮能繼續工作,昌圓法師也勸她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佛教信徒,許多佛學家也是居士,不一定要出家。但隆蓮已經打定主意,她請假三天前往愛道堂,但由於愛道堂是一個十方叢林,不能收弟子,因此她跟隨昌圓法師到金龍寺蓮宗院,這是間子孫廟,於是隆蓮在此出家。後來隆蓮回到樂山,徵求父母的同意。在成都的文殊院受比丘尼具足戒,這是一間位於成都市中心相當重要的寺院。原本昌圓法師賜她法名隆淨,後來發現已經有一個比丘尼名為隆淨,於是改賜法名隆蓮。同年,能海法師賜她法名:仁法,她自己別號:文殊戒子和清時散人。

隆蓮出家的隔年(1942),昌圓法師在成都創辦蓮宗女眾院,聘請她擔任 學院的教務長兼教師,這是她佛學教學生涯的開始。當她一有空時就會到近慈 寺聽能海法師講經,這時她遇見了知名畫家游韻珊,法號曉雲,這是後來影響

²³ 能海(1886-1967)是一名漢族僧人,曾赴藏區求法,致力於將格魯派教義傳給漢人。他在 39 歲時出家,數次前往藏區(康區 1926-1927、拉薩 1928-1932、1940-1941),於哲蚌寺向康薩仁波切學習並在中國建立七座密乘金剛道場,一些至今仍有傳續。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在 1967 年 1 月 1 日,能海於五台山的吉祥寺圓寂。(釋定智,1995;BIANCHI,2009;TUTTLE,2005: 97;WANG-TOUTAIN,2008)

²⁴ 隆蓮對恩師十分感念,曾撰寫能海法師的弘法業績與年譜。(隆蓮,1985a;隆蓮,1985b)

香港和臺灣極為深遠的比丘尼,隆蓮與她結下深厚的緣分(他們的俗名都姓游,兩人的天賦極高、均受過良好教育,皈依同一個師父:昌圓法師)。曉雲法師曾在自傳作品提及留有隆蓮親筆寫給她的戒牒²⁵。

1943 年,法尊法師在成都少城佛學社主講《入中論》,這是格魯派的五大論之一。後來隆蓮整理講經筆記,加上自己的理解寫成《入中論講記》,是隆蓮著名的作品之一;書中還包括原典的中文翻譯,十分寶貴,因為法尊尚未公諸於世26,目前許多中國的佛學院都環採用。

1944年,隆蓮因為一個「壞」和尚想要爭奪愛道堂的堂主職位,歷經一段痛苦的過程,甚至得了嚴重的精神衰弱,不得不回樂山療養²⁷。次年隆蓮和她的終生摯友定靜(1903-1997)²⁸住在近慈寺附近,為自己和其他比丘尼修建了四間茅棚。後來能海法師決定他們應該住在鐵像寺,此後這裡成為格魯派的尼庵²⁹。1947 和 1949 這兩年的結夏安居,能海上師特許隆蓮等一批弟子去寺院聽經,1947 年到成都不遠處的彭縣太平寺,後年在峨嵋山的慈聖庵。在隆蓮的回憶裡,這幾個月與「老上師」的學習過程是她此生中最快樂的時期。(裘

²⁵ 曉雲法師(1913-2004)廣東南海人,俗名游韻珊(游雲山),字青峰。廣東文理學院南中美院畢業,曾任印度泰戈爾大學研究員、教授等職。早年從事文學美術研究,繼而從門嶺南畫祖高劍父先生,有「嶺南女畫傑」之雅譽。在臺後曾講學於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並於1990年創辦華梵大學,作育英才無數。游韻珊在成都避難的時候(1941-1945),昌圓法師預言她最终將成為比丘尼。當她去旁聽隆蓮講經說法,送給隆蓮自己的一幅畫,並且獲得一本《攝大乘論》(李玉珍,2007:20;曉雲,1995:534-535、545)。筆者感謝李玉珍教授提供兩人相遇的資料。

²⁶ 《入中論》(Madhyamakāvatāra)是七世紀月稱(Cadrakirti,600-650)根據龍樹的《中論》((Mūla)madhyamakaśāstra,大正藏 1564)所撰的論典,後被藏傳佛教格鲁派指定為五部大論之一。此書在二十世紀以前沒有中譯本。隆蓮之《入中論講記》,是月稱《入中論》論頌和宗喀巴大師之注疏一起。參考隆蓮的著作隆蓮(1995b)以及參照 BIANCHI(2001:38-39);法尊翻譯《入中論善顯密意疏》(WANGTOUTAIN(2000:722)。

²⁷ 此事件的記載,參閱裘山山(1997:150-151);陳沬吾(2012:8)。

²⁸ 定靜是四川大戶人家的女兒,祖父曾擔任西藏督軍,父親是蔡鍔(1882-1916)的官僚,知名作家巴金是她母親的近親。定靜在 1942 年入寺,這是在隆蓮之後,她的剃度師是能海,定靜與隆蓮一起生活有數十年之久。(裘山山,1997:145-146、219-220)

²⁹ 鐵像寺位於成都南郊的尼庵,在 1590 創建,因為挖出釋迦牟尼佛的塑像,故而得名。抗日戰爭(1937-1945)期間,鐵像寺成為附近近慈寺的下院。關於鐵像寺的研究,參閱 BIANCHI(2001)。

山山,1997:152)隆蓮為了幫助同修與其他弟子的佛法學習,持續整理了聽大師講經說法的筆記,並加以出版,誠如前文所言,隆蓮的一些筆記後來成為了獨立的作品。《三皈依觀初修略法》即是一例,這本闡釋藏傳佛教的修行觀念法作為進階密宗修法的基礎³⁰。隆蓮大多數的作品是1940與1950年代能海大師在近慈寺或在其他金剛道場的講經紀錄,或者是其他大師的講經紀錄,例如:阿旺堪布、密悟格西³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貫一(1875-1954)律師(曾任寶光寺方丈)受能海之邀在鐵像寺為比丘尼講戒律。之後他也給幾位沙彌尼傳授式叉摩那戒,這是學法女尚未受比丘尼戒的六法戒,作為受大戒的準備³²。根據二部僧戒的規定,學法女必須請十位比丘尼、十位比丘為她們傳授具足戒。貫一律師解釋此戒律是在公元 434 年由斯里蘭卡傳播而來³³,不過這個傳統在中國已經失傳,而只剩下十位比丘和尚傳戒³⁴。在此之際,隆蓮認為應該接受這個挑戰,恢復二部僧戒,這是能海的心願,最後隆蓮在 1982 年完成二部僧戒的傳授。

1950 年代能海大師又給隆蓮介紹傳授大威德金剛法,此為隆蓮受過最高

³⁰ 能海上師自 1928 年初傳此法,歷經數此傳法,由景誥初居士集成頌文(根據此書末段註記),再經能海鑑定,隆蓮於 1946 年執筆完成,後來此法被鐵像寺當作日課之一。(BIANCHI,2001:122-132)

³¹ 隆蓮聽能海上師所整理者有:《比丘尼戒本釋要》、《大小持戒犍度筆記》、《三 皈依觀初修略法》、《舍利弗阿毗曇論禪定品學記講錄》、《定道資糧頌講錄》、 《現觀莊嚴論講記》《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講記(附後記)》、《慧行習練刻意成 念記講錄》、《太平寺安居講錄》等。聽密悟格西所講並整理者有:《道之三要筆 記》。聽阿旺堪布所講而整理者有:《修菩提心七義論記》、《值遇三界法王大宗喀 巴聖教願文講記》(頗邦喀大師造頌,阿旺堪布講授,法尊法師譯,隆蓮整理)。 (BIANCHI, 2001: 39-40, 陳沫吾, 2013: 14)

³² 式叉摩那(śikṣamāṇā)的意涵,是指用來稱呼沙彌尼和比丘尼中間階段的女性出家者,其典故出自律藏。一位式叉摩那需在兩年內受持六法戒,以下不得犯:1.與染污心男子身相觸、2.取減五錢、3.殺畜生、4.小妄語、5.非時食、6.飲酒。(HEIRMAN, 2008)

³³ 根據《比丘尼傳》(大正藏,2063:939下-940上)中「廣陵僧果尼傳」的記載,公元434年從斯里蘭卡搭乘商船到中國的一群比丘尼,她們傳授大戒給中國的沙彌尼,並且建立中國比丘尼僧團。(HEIRMAN,2001;HEIRMAN,2011;ZHENG,2010)

³⁴ 在中國佛教認為單靠比丘傳比丘尼戒是有效的,但是藏傳與南傳佛教不允許這樣傳戒。《二部僧受戒儀式》是由清代律師書玉所撰述而成。(HEIRMAN, 2011; HUIMIN, 2007; HEIRMAN, 2002; vol. 2; HIRAKAWA AKIRA, 1982)

的密法,由能海講授修行法要。在此時,能海大師推薦隆蓮進入藏漢翻譯工作,以便培養學術能力。首先她翻譯《綠度母四曼茶儀軌》(收入巴蜀書社的《佛藏輯要》第十九冊),另一部作品《毘盧儀軌手印》,是關於毘盧遮那佛的修行法。不過隆蓮較知名的翻譯是《入菩薩行論廣解》³⁵。隆蓮的西藏研究能力在學術界也十分出色,同年她被邀請加入張怡蓀教授主編的《藏漢大辭典》編纂工作。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十五年之間,因為能海上師的鼓勵,隆蓮積極參與佛教公共事務,而能海本人也不斷與政府合作³⁶。她是第一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組織中獲得高階代表的尼眾。1953 年隆蓮特聘為四川省文史館館員,首要任務是撰寫杜甫詩歌的白話解釋研究,以作為教育群眾的一部分。1955年,她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並首度前往北京開會。次年,她被三位德高望重的法師,即能海、法尊、巨贊法師,推薦入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編撰《世界佛教百科全書》中國部分的條目,隆蓮是唯一的女性。總理周恩來是該計畫的領導人,對隆蓮的表現印象深刻,想要接見隆蓮,但因為寺院規定比丘尼不能單獨與男性見面(這在傳記中有提及)而最終沒有接見,後來由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接見了隆蓮。(裘山山,1997:172-173;陳沫吾,2013:14)1957年,她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的常務理事。在1960-1961年她編修《四川省志・宗教卷・佛教篇》(這些資料在文革期間遺失)。1962年,隆蓮參加中國佛教協會第三次代表會議,她被選為常任理事兼副秘書長,幾個月後她當選四川省佛教協會的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以及四川省政協委員。

因為參與這些官方組織,隆蓮於 1956 年與定靜法師,以及年邁母親搬到 北京通教寺居住,這是一間以嚴格遵守戒律著稱的尼庵,隆蓮與住持通願 (1913-1991)法師成為相當親近的朋友,她們分別影響了中國北方與南方的 佛教³⁷。住在北京,隆蓮可以有機會前往五台山,跟隨能海上師學法修行。她

^{35 《}人菩薩行論》(Bodhicaryāvatāra)為七、八世紀的印度寂天菩薩所撰,阿底峽(982-1054)尊者引進西藏,在中國宋代天息災譯師曾翻譯為《菩提行經》(大正藏 1662)。 能海交待隆蓮翻譯的是賈曹傑(1364-1431)的《入菩薩行論註釋》(隆蓮,1995a; BIANCHI,2001:40-41)。

³⁶ 關於能海在 1949 年之後的政治參與研究。(BIANCHI, 2009: 305)

分別於 1957、1959 年前往五台山,住在附近的尼庵與能海上師學習,時間長達數月³⁸。在那段時間她整理能海上師講《上師供》的筆記,這是格魯派傳統的重要典籍³⁹,另外還整理了《現證莊嚴論》的筆記,是在佛學院的僧人要考格西必須要學習的基本論⁴⁰。後來隆蓮出版了這兩部筆記:《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講記》和《現觀莊嚴論筆記》。1959 年,隆蓮上五台山跟隨能海學習西藏傳統的塑佛像藝術,次年,她決定將戶口遷回四川,與她的母親和定靜法師定居在成都。

幾年以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隆蓮遭遇幾次困難(能海受到批鬥,隆蓮幫他辯護,隆蓮在文史館的薪水也遭人非議)但這些並沒有把隆蓮擊倒。事實上,隆蓮在「十年浩劫」的時候也沒有受到公開批評,儘管如此,她的生活仍然有急遽的改變。1966年,由於隆蓮在佛教界擔任重要職位,她被迫參加在成都天主教堂所舉辦的宗教「學習班」。學習班結束之後,所有的宗教界人士都必須送到農場接受勞改,而隆蓮是當中唯一的女性。幸虧在市佛協擔任理事的熊女士,這位隆蓮終生的摯友,協助隆蓮免於遭受農場的勞改。然而,隆蓮因為健康的因素改在文殊院進行縫紉的勞動。後來由於她的神經衰弱症益發嚴重,向縫紉社請了長假,一直到1970年代後期,隆蓮都深受神經衰弱的折磨。

隆蓮請假之後,大部分時間與母親、定靜法師居住在愛道堂。他們靠著政

結束後重返五台山,並且創辦五台山尼眾佛學院,目前通願法師的舍利及遺物保存在五台山普壽寺。(裘山山,1997:173-174;http://www.pushousi.net,瀏覽日期: 2016 年 6 月 22 日)

³⁸ 關於隆蓮在五台山的經歷,參閱裘山山(2006)。

³⁹ 上師供(Gurupūjā, Lama Chöpa),又稱「上師薈供」,原由第四世班禪喇嘛(1570-1662)所著《甚深妙道空樂不二上師薈供供養法》(或略稱《上師薈供供養法》),廣泛用於西藏寺廟的日常誦經。在這個儀式的核心是為了意識到自己的本師與佛相通。關於能海的中文譯本(能海,1990;隆蓮,1995c)在他所主持的寺廟中成為主要的典籍(BIANCHI,2001:136-165;TSHERING GYATSO,1995)。

⁴⁰ 現觀莊嚴論(Abhisamayālaṃkāra)是藏傳佛教各派普遍重視的重要典籍,格鲁派尤是。第一個中文譯本由法尊法師 1937 年譯。能海上師於 1930-31 年,在拉薩譯《現證莊嚴論廣解》之前三品,後於 1938 年在四川成都近慈寺譯完。1953 年又出版譯著《現證莊嚴論獅子賢義疏》,並著《現證莊嚴論文句頌解》(一名《現證莊嚴論義疏附講》)。1958-59 年,于五臺山吉祥寺講解《現證莊嚴論獅子賢義疏》,由弟子隆蓮法師筆記整理為《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證莊嚴論顯明義疏清涼記》。(能海,1994;隆蓮,1996c;BIANCHI,2009:310;CONZE,1954)

府所給予的微薄薪水過活(此時薪水已被大幅刪減),以及百姓們在經濟上與生活上的協助。此時隆蓮和定靜已蓄長髮,但他們仍然住在尼庵,設法進行秘密宗教活動。隆蓮在1969年寫下一的首詩,當中寫道:「依然故我在家僧」的心情。(陳沬吾,2013:14)在當時鐵像寺與其他佛寺、宗教機構的境遇是一樣的,是完全世俗化的⁴¹。比方說愛道堂的一小部分是比丘尼的住所,大殿成了生產組的工作坊,擺滿了工作車和生產用潤滑油,睡覺用的蚊帳。寺裡的佛像與宗教建築遭受極大的破壞,隆蓮曾經自述當時的情景:「造反派進了愛道堂,讓我們和尚自己動手砸佛像」。(裘山山,1997:179)

1979 年,在文革結束之後,隆蓮感覺到政府的政策逐漸對宗教開放,所以她成為「首位再次剃度的僧人」(裘山山,1999:35),在第四屆中國佛教代表大會(1980年)上引起很大的轟動。當時的僧人代表還有著文革的陰影,不敢貿然剃度,依舊留長髮,身著在家人服裝,隆蓮是唯一以僧眾形象出席開會的比丘尼。在會議上隆蓮建議恢復鐵像寺,建立佛學院,她的建議被接受了。1982 年趙樸初前往四川調查鐵像寺的恢復情況,1983 年正式成立四川尼眾佛學院,由隆蓮擔任院長,趙樸初擔任名譽院長,副院長則是由寬霖(1905-1999)和尚擔任,他是文殊院方丈以及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1984 年,這所中國第一所以尼眾為主的高等教育機構開始招生42。

1981 年,隆蓮去北京會面斯里蘭卡文化部部長胡魯拉,如前文所述,原 先二部僧戒是從斯里蘭卡傳入中國,這是在第五世紀由僧伽羅比丘尼所帶來的 傳戒儀式,但後來在斯里蘭卡比丘尼僧侶失傳。他們就拜訪隆蓮希望重建比丘 尼僧團。於是在 1982 年,隆蓮於成都鐵像寺與文殊院舉行二部僧戒的傳授儀 式,並且以英文譯出二部僧戒的儀軌。不過,斯里蘭卡的僧尼沒有來中國受戒

^{41 1966} 年,將近有三十位住在鐵像寺的比丘尼離開,有些人還俗,有的人到愛道堂。 文革期間,鐵像寺被八戶農家以及一所小學所佔據。1980 年代初期,大部分的寺產 歸還比丘尼教團,寺廟重建工作經過幾年才完成,1985 年開始正常運作。(BIANCHI, 2001:20-21)

⁴² 四川尼眾佛學院提供的三種課程:中級班課程(1984年開始)、專修班課程(1987年開始)以及研究班課程(1990年開始)。2007年,佛學院從鐵像寺獨立出來,由如意法師主持,她是最親近的弟子之一,該院目前位於四川成都彭州市(接近綿竹),並且已經沒有當初創立的濃厚「西藏風格」。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佛學院培養不少的比丘尼。關於四川尼眾佛學院的研究,請參閱 BIANCHI(2001:103-119);裘山山(1997:205-227);楊曉燕(2011:32-49)

⁴³。然而這場儀式在 1982 年 1 月於成都鐵像寺與文殊院舉行,距離文革前最 後一次的傳戒儀式,相隔了二十五年之久⁴⁴。

隆蓮遵循貫一律師所教導的二部僧戒儀軌來恢復這個比丘尼傳戒儀式,她曾發願要將比丘尼傳戒儀式在中國重新復興。同時邀請五台山的通願法師擔任尼和尚,率領十位比丘尼戒師,然後請寬霖法師擔任戒和尚傳授比丘尼戒。在1982年只有九位比丘尼完成受戒,之後在1987年3月已有二十多位比丘尼受大戒,她們是在1985年受式叉摩那戒並且從四川尼眾佛學院畢業的學生。1993年於白馬寺舉行的傳授儀式,隆蓮被邀請擔任傳授二部僧戒的尼和尚,這是相當重要的一次傳戒儀式。自此以後,中國大陸每次比丘尼受戒幾乎都遵守了二部僧戒。從2000年起,這一傳戒規範又變成了國家的規定。這是隆蓮對當代中國佛教的主要貢獻之一。(BIANCHI,2017)隆蓮的角色為比丘尼立下卓越的典範,提升比丘尼在中國的地位。

1980年代,隆蓮不僅實現了她長久以來的兩大夙願⁴⁵,而且她也參與官方的社會活動。在1980年,隆蓮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當選常務理事與秘書長。此外,她受聘為該協會的官方刊物—《法音》的編委。1981年,隆蓮被選為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亦出任兩次全國政協委員(1985年和1988年)以及四川省政協委員(1982年和1988年)。在1987年,隆蓮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四川佛教協會名譽會長。她的名氣傳播到中國以外的地方,雖然她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國家(唯一的例外是在1992年12月訪問香港)。同時隆蓮獲頒兩屆日本佛教傳道協會的「傳道功德獎」(1980年和1985年)(余孝恆,1986)。她接受許多外國代表團(來自不丹、緬甸、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尼泊爾、斯里蘭卡、泰國、美國)的訪問,並與香港和台灣的佛教比丘尼交流。

⁴³ 在鐵像寺的東邊,有一座兩層樓住房是為了提供斯里蘭卡尼眾居住。按照隆蓮的一位弟子,她們最後沒有來是源於政治外交問題,但是情況的細節不清楚。事實上,在 1995 年鐵像寺的法師仍然相信斯里蘭卡尼眾會在合適的時間前往受戒。這可參見在 1995 年 9 月隆蓮接受採訪的內容。(中國宗教記者,1995:43)關於南傳佛教比丘尼寺院的復興。(ANĀLAYO,2013)

⁴⁴ 文革前的最後一次比丘尼傳戒儀式是 1957 年在寶華山(南京)舉辦,參與者有 430 位沙彌尼(此外還有 373 位沙彌)。從 1957 年之後,中國禁止傳戒活動。(WELCH, 1972:121-123) 1982 年是當代大陸的第一次傳二部僧戒,台灣已經 1970 年代有傳 渦。(李玉珍,2007:11-38)

⁴⁵ 她在接受採訪時曾說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年」。(趙世富,1993:71)

這個時代隆蓮對自己的佛教角色有了新的理解。她以前都沒有收弟子,原因在於愛道堂不是子孫廟而是一所十方叢林,收徒剃度是不被允許的。因此隆蓮的學生,其中許多人把自己當成她的弟子。嚴格來說,只有鐵像寺的五位比丘尼稱得上是隆蓮的正式弟子。我們可以從她們的法名(果)辨識其作為隆蓮和能海上師的法脈接續⁴⁶。此外我們也可注意到,隆蓮的信徒包括數百名稱她「師父」、「師爺」或「蓮師」的追隨者。1980年代開始有許多居士皈依她,有時候隆蓮無法替他們取適合的法名,於是她就按照數字順序命名,如慧一,慧二、慧三等法名。(如瑞,2006:31)

在 1990 年代初,隆蓮辭去官方的職位,只擔任與佛學院和比丘尼大戒有關的事務,這是她一生中最關心也最在意的奉獻工作。隆蓮九十高齡之際仍然非常活躍,她經常來往於愛道堂與鐵像寺這兩座尼寺之間。通常她習慣留在鐵像寺,在那教授了一些佛學院中最重要的課程,並且週末到愛道堂講經說法,對象是寺裡的比丘尼、居士,以及日益增加的信徒們。事實上,鐵像寺是「漢土唯一的藏傳佛教比丘尼寺廟」,隆蓮常說此地是格魯派佛法的傳播之所。此外愛道堂是一個典型中國式尼寺,在成都地區是重要的淨土宗比丘尼寺院,和其他寺院相比,特別突出。

1996年,隆蓮因為生病住進醫院,曾一度與死神交會,然而神奇的是,隆蓮恢復了精神,但從那一刻起徹底改變了生活風格。她久居在愛道堂,因為愛道堂位在成都市中心,醫療資源便利,相較於郊區的鐵像寺而言,隆蓮選擇住在愛道堂。在那裡,她受到親近弟子與親戚、朋友們的照顧,盡量減少與外界的接觸,也不常接受訪問。1998年,隆蓮到峨眉山禮拜普賢菩薩,並且在1999年、2003年參加寶光寺(新都)舉行的比丘尼大戒。在隆蓮往生的前幾年,曾在愛道堂主持幾個公開儀式,例如2001年的開光儀式,2004年擔任剃度法會的尼和尚,以及2005年在她九十六歲誕辰的當天,傳授式叉摩那戒,並擔任尼和尚。最後隆蓮於2006年11月9日(農曆九月十九日)示寂,享年九十七歲。

⁴⁶ 這五位比丘尼分別是:果芳、果平、果明、果正和果成,她們全部都是隆蓮的學生和弟子。法名的稱號:例如—仁(仁法,即隆蓮),聖(聖密)和果是取自臨濟義玄禪師的頌偈,用來命名同脈相承的四代僧人。關於中國僧人的法名研究。(WELCH, 1963; WELCH, 1967: 276-281)

參、結語

隆蓮孩提時就嶄露出與生俱來的天賦和聰明才智,三歲尚會讀書寫字,就可以認出祖父家的門聯,四歲開始學背唐詩宋詞,這對她來說相當容易。隆蓮的天賦卻不僅於此,爾後她也是一位真正的佛教大師,展現出超凡的智慧,慈悲喜捨的風範。在隆蓮年輕的時候就已展現出她要作為出家人的天命⁴⁷。隆蓮曾言:「我一直到三十二歲那年才正式出家,不過出家的想法是很小就有的,大概也就是六、七歲吧」。(裘山山,1997:16)當她五歲時就開始不吃肉,背誦《高王觀音經》,引起親友們的驚訝。在童年時期隆蓮經常跟外婆念佛和讀誦《阿彌陀經》,當她十一歲時遇見大勇法師,產生出家的念頭,知道她長大後也要穿象徵僧人的黃袍子。隆蓮十三歲時茹素長齋,這是成為僧人前的第一個具體實踐。在這之後她在祖父的書櫃裡發現《徑中徑又徑》的佛書,一部從清代流傳下來的淨土宗作品,隆蓮不斷閱讀此書,愛不釋手。之後隆蓮接觸父親從普陀山帶回來的印光大師文集,啟發她對佛教信仰的一生追尋。

隆蓮在佛教上的重要成就和貢獻,主要在於她的佛學淵博、對弟子和學生的慈悲教誨,以及維護比丘尼戒法傳承,尤其是對佛制的比丘尼二部僧戒的貢獻。因此,我選擇這些隆蓮的特殊貢獻和成就作為我論文的標題⁴⁸。

誠如前文所述,我們看到隆蓮的「博學多聞」,即她作為一位學問僧,是她最為顯著的特點⁴⁹。隆蓮的幾部作品,有些著作是幾位佛教大師的講經筆記整理(例如王恩洋、法尊,以及大部分能海的講述),之後她譯出幾部藏傳佛教經論⁵⁰,並且將《二部僧受戒儀式》譯成英文。1950 年代初期,隆蓮參與《藏

⁴⁷ 關於天賦異稟的孩童在中國佛教傳統中成為聖人或高僧的研究,參閱 LEVERING (2013)。

^{**} 對於隆蓮在當代中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這方面更深入的研究,請參考拙文的第二部分: Ester Bianchi,〈Subtle Erudition and Compassionate Devotion: Longlian 隆蓮(1909-2006), *The Most Outstanding Bhikṣuṇī* in Modern China〉(第一部份的中譯即是本篇)。關於隆蓮的不同評價,參閱陳沫吾(2004)。

⁴⁹ 對於隆蓮的佛教著作及文章的目錄,請參閱 BIANCHI(2001b:167-168)。她的作品集已由王志遠在 2011 年出版。2014 年 4 月 11 日(隆蓮法師的冥誕)在四川愛道堂舉辦關於隆蓮法師佛教思想的座談會,會議由成都市佛教協會主辦,預計出版隆蓮法師全集。關於中國的學問僧,參見 KIESCHNICK(1997:112-138)。

⁵⁰ 即:《綠度母四曼荼儀軌》、《毗盧儀軌手印》、《入菩薩行論廣解》。關於二十世紀上半葉藏傳佛教在漢區的傳播,參見註 15。

漢大辭典》的編撰,與1960年的《四川省志·宗教卷·佛教篇》的撰寫工作,可惜後來因為文革而被迫中斷,沒有完成。此外,隆蓮還寫了不少通俗性的佛學短文,收錄在《中國大百科全書》(1988)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大型綜合性佛教知識叢書—《中國佛教》(其文收錄在第二、第三、第四輯)。最後,她也審訂由黃顯銘編譯的《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1993)。我們除了看見隆蓮有博大精深的佛教知識以外,同時她也是一位文人,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特別是她的詩作,作品超過一千首,題材涵蓋俗世與宗教兩個層面51。

從隆蓮自身的角度,她的兩項主要成就,包括二部僧戒的恢復與尼眾佛學院的成立。這兩方面顯示出隆蓮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張力。關於二部僧戒,一方面她「盡孝護戒」,表示她對傳統重振復興的關心;另一方面,她認為二部僧戒是從平等的角度來提升佛教比丘尼的修行。其次關於四川尼眾佛學院,隆蓮擘畫的課程均依佛教傳統而制訂;同時,該院很明顯地受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建立的佛學院的影響,因此是一個具有現代特點的宗教機構。

依筆者之見,隆蓮綜合兩種文化的特質,一是作為現代女性的自覺,二是恪守傳統出家人的規定,嚴持戒律,如法如儀。當隆蓮年少時,她熱衷於知識的追求,在當時女性大多只受基礎教育。後來她拒絕了想要求婚的媒人,表示她是很獨立的現代女人。另一方面,隆蓮的出家修行(模式),是仿效過去高僧比丘尼的刻苦清修傳統:例如古印度的大愛道、斯里蘭卡的鐵薩羅與《比丘尼傳》裡的一些中國僧尼。

隆蓮的其他特點,是她積極參與官方組織與官方的社會活動。由於她的愛國精神與聰明才智,受到官方的賞識,擔任許多重要職務工作。當然,她通過這樣角色所獲得的權威,對她從事尼戒運動與佛學教育也有很大的影響。然而,作為一個宗教領袖,隆蓮從未放棄她超凡脫俗的特質。最終,她離開了人世,所造就的形像是大成就者的化身,或是菩薩降生的示現。

從本文研究可知隆蓮是一位當代多面化的高僧;她宣揚的佛法深受大眾歡迎,無論男女老幼、佛教徒或一般老百姓都尊敬她,表示她是傑出的學者、慈悲的大師,更像一位神聖的菩薩(陳沫吾,2004:12)。她曾自述:「粉筆生涯,我命中注定」(如意,2007:43、LIU,1995:29),可見她矢志於終生推動教

⁵¹ 隆蓮的詩作整理,參閱裘山山(1997);王志遠(2011),隆蓮作為一個詩人僧的身份可參見 GRANT(2003:157-159)。

育工作,不遺餘力。一方面她是一位愛國的女性,積極參與政治,擔任不少重 要職位,另一方面她恪遵寺院清規,藉此宣揚佛教文化。這種種的表現,堪稱 是現代女性獨立而又堅強的表率,也是傳統比丘尼的典範代表。

116《輔仁宗教研究》第三十三期(2016年 秋)

圖 1 隆蓮與定靜法師在鐵像寺,1995 年。



圖 2 隆蓮個人佛壇裡的能海上師圖片。



圖 3 隆蓮的書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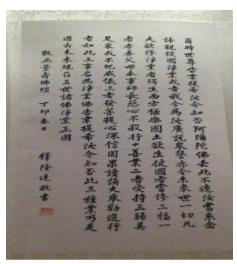


圖 4 隆蓮圓寂時的舍利壇,2006年。



圖 5 在愛道堂隆蓮舍利塔前的誦經法會,2012年。



圖片六 在五台山的隆蓮舍利塔,2015年。



參考文獻

- 大正藏:《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5)。
- 干凌波(2004)。《現代佛教人物辭典》。臺北:佛光。
- 中國宗教記者(1995)。〈隆蓮法師談—三國佛教會議、第四次世婦會和尼眾佛 學教育〉,《中國宗教》第2期:頁42-43。
- 王志遠編(2011)。《降蓮大師文彙》。北京:華夏出版社。
- 四川尼眾佛學院編(2003)。《翰墨佛心—隆莲法师手迹》。成都:四川尼眾佛 學院。
- 四川尼眾佛學院編(2009)。〈四川尼眾佛學院舉行佛像開光暨隆蓮法師法像揭幕儀式〉,《法音》,第 10 期:頁 53。
- 印俊(2006)。〈憶親教恩師—隆蓮法師〉,《法音》,第12期:頁33-34。
- 如意(2007)。〈銘心的追思無盡的懷念—悼念恩師隆蓮法師〉,《法音》,第 1 期:頁43-45。
- 如瑞(2006)。〈我心中永遠不落的太阳—懷念恩師隆蓮老法師〉,《法音》,第 12期:頁29-32。
- 余孝恆(1986)。〈隆蓮法師獲日本佛教傳道協會傳道文華獎〉,《法音》,第 4 期:頁44。
- 呂建福(1995)。《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玉珍(2007)。〈雲水不住—曉雲法師的比丘尼典範〉,收入何廣棪、黃俊威編,《2006年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思想行誼研討會暨第十三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百11-38。
- 李豫川(1992)。〈當今中國第一尼—隆蓮法師〉,《香港佛教》,第 387 期:頁 19-22。
- 拉維(1982)。〈近日中國的比丘尼〉,《法音》,第1期:頁43-45。
- 邱健(1986)。〈富有傳奇色彩的隆蓮法師一四十五年前的女官削髮為尼〉,《今日中國》,第5期:頁66-67。
- 净慧(2006)。〈挽降蓮上人〉,《法音》,第 12 期:頁 32。
- 能海(1990)。《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上海:上海佛教學會。
- 能海(1994)。《現證莊嚴論清涼記》。上海:上海佛學書局(第一版1962)。

- 張怡蓀編(1985)。《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
- 陳中惠(1999)。〈隆蓮法師與四川尼眾佛學院〉,《四川統一戰線》,第 4 期: 頁 18-19。
- 陳兵、鄧子美主編(2000)。《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
- 陳沬吾(2004)。〈博愛天下鋪道人間—我心中的隆蓮法師〉,《文史雜誌》,第 2期:頁12-14。
- 陳沫吾(2012)。〈隆蓮法師的佛學人生與弘法實踐〉,《文史雜誌》,第 6 期: 頁 4-10。
- 陳沬吾(2013)。〈隆蓮法師年譜初編〉、《文史雜誌》,第1期:頁12-16。
- 華川(1994)。〈中國第一比丘尼—四川尼眾佛學院長隆蓮法師〉,《中外文化交流雜誌》,第1期:頁104-106。
- 隆蓮(1946)。《三皈依觀初修略法—能海上師傳授》。成都,近慈寺護國金剛 道場印。
- 隆蓮(1985a)。〈能海法師弘法業績述略〉,收入《四川文史資料選輯》,3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49-59。
- 隆蓮(1985b)。〈能海法師年譜〉,收入《四川文史資料選輯》,3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60-68。
- 隆蓮(1995a)。《入菩薩行論廣解》。西安:陝西省佛教協會(第一版 1952)。
- 隆蓮(1995b)。《入中論講記—法尊法師講》。杭州:浙江省佛教協會(第一版1984)。
- 隆蓮(1995c)。《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講記—能海上師講述》。寧波:多寶講寺 (第一版 1957/58)。
- 隆蓮(1995d)。《攝大乘論疏略述—王恩洋先生講》。成都:中國傳統文化研究 所(第一版 1940)。
- 隆蓮(1996a)。〈比丘尼傳〉,收入《中國佛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第4冊: 頁 173-176 (第一版 1989)。
- 隆蓮(1996b)。〈別解脫戒〉,收入《中國佛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第 4 冊:頁 405-411(第一版 1989)。
- 隆蓮(1996c)。〈 造像量度經〉,收入《中國佛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第 4 冊:頁 14-17(第一版 1989)。
- 隆蓮(1997)。〈無上大寶恩師贊頌祈求加持文〉,收入清定、隆蓮、昭通編,

- 《能海上師永懷錄》。上海:上海佛學書局:頁 20-28。
- 馮修齊(2012)。〈寄情教育事業的昌圓法師〉,收入谭继和主編,《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5辑,第5卷)。四川:巴蜀出版社:頁113-117。
- 黃英傑(1995)。《民國密宗年鑑》。臺北:全佛文化出版社。
- 黃顯銘(編譯)、隆蓮法師(審訂)(1993)。《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 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
- 愛道堂主編(2009)。《當代第一比丘尼》。成都:愛道堂(DVD)。
- 楊曉燕(2011)。《當代尼眾教育模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
- 溫金玉(2006)。〈影落峨眉第一峰—悼一代名尼隆蓮法師〉,《中國宗教》,第 12 期:頁19-21。
- 裘山山(1997)。《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傳》。福州:福建美術。
- 裘山山(1999)。〈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答問錄〉,《中國宗教》,第1期: 頁31-35。
- 裘山山(2006)。〈隆蓮法師與五台山〉、《五台山》、第7期:頁19-23。
- 趙世富(1993)。〈當代中國第一女高僧—隆蓮〉,《炎黃春秋》,第5期:頁70-72。
- 魏奕雄(2007)。〈佛門才女―隆蓮〉,《文史雜誌》,第2期:頁 14-16。
- 釋定智(1995)。《能海上師傳》成都:佛光文化。
- 釋東初(1974)。《中國佛教近代史》。臺北:東初出版社。(東初老人全集)。
- 釋果平(1998)。〈略述隆蓮法師的僧才教育實踐〉,《法音》,第2期:頁23-27。
- 釋惟賢(2007)。〈悼念隆蓮法師〉,《法音》,第1期:頁22。
- 釋曉雲(1995)。《環宇周行前後》。臺北:原泉。
- Anālayo, B. (2013). The Revival of the Bhikkhunī Ord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āsana.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20: 110-193.
- Bianchi, E. (2001). The Iron Statue Monastery "Tiexiangsi": A Buddhist Nunnery of Tibetan Tradi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
- Bianchi, E. (2004). The Tantric Rebirth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Esoteric Buddhism re-vivified by the Japanese and Tibetan Tradition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 57(1): 31-54.

- Bianchi, E. (2009). The 'Chinese lama' Nenghai (1886-1967). Doctrinal tradition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a Gelukpa master in Republican China. In Matthew Kapstein (Ed.), *Buddhism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pp. 295-346).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
- Bianchi, E. (2017). Restoration, adapt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correct' ordination procedur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a tentative evaluation. In André Laliberté, Gareth Fisher and Ji Zhe (Eds.), *Buddhism after Mao: Exploring Chinese Models of Religious Production* (forthcoming).
- Conze, E. (1954). Abhisamayālaṃkāra.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from Original Texts with Sanskrit-Tibetan Index. Roma: Is. M.E.O.
- Grant, B. (2003). *Daughters of Emptiness. Poems of Chinese Buddhist Nun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 Heirman, A. (2001). Chinese Nuns and their Ordination in Fif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24(2): 275-304.
- Heirman, A. (2002). *The Discipline in Four Parts, Rules for Nuns According to the Dharmaguptakavinay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 Heirman, A. (2008). Where is the Probationer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Nunneries?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58(1): 105-137.
- Heirman, A. (2011). Buddhist Nuns: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Numen-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58: 603-631.
- Hirakawa, A. (1982). Monastic Discipline for the Buddhist Nun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Mahāsāṃghika-Bhikṣuṇī-Vinaya. Patna: K. 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 Bhikṣu, H. (2007).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Lineage of Bhikṣuṇī Ordinatio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Buddhist Women's Role in the Sangha: Bhikshuni Vinaya and Ordination Lineages with H.H. the Dalai Lama), http://www.congress-on-buddhist-women.org/fileadmin/files/15HuiminBhiksu_01.pdf.
- Kieschnick, J. (1997). *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evering, M. (1994). Wome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toda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 of China. In Arvind Sharma (Ed.), *Today's Woman in World Religions* (pp.171-243).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vering, M. (2012). The Precocious Child in Chinese Buddhism. In Vanessa R. Sasson (Ed.), *Little Buddhas: Children and Childhoods in Buddhist Texts and Traditions* (pp.124-1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AR Religion, Culture, and History series»).
- Liu, Q.& Shaw, J. (1995). Dharmacarya Long Lian: A Chinese Bhikṣuṇī with High Prestige and Respect. *Women of China*, 11:29-30.
- Mao, R. (2010). The Most Outstanding Bhiksunī.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Universities (IABU) (Ed.), *Teaching Dhamma in New Lands: Academic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2nd IABU Conference* (pp. 210-218). Wang Noi (Ayutthaya, Thailand):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 Stoddard, H. (1988). The Long Life of rDo-sbis dGe-bšes Šes-rab rGya-mcho (1884-1968). In Helga Uebach and Jampa L. Panglung (Eds.),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4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pp.465-471). Münich: Kommission für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 Tshering, G. (1995). *The Guru Puja and The Hundred Deities of the Land of Joy*.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first ed. 1979).
- Tuttle, G. (2005).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ng-Toutain, F. (2000).Quand les maîtres chinois s'éveillent au bouddhisme tibéta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7(2) : 707-727.
- Wang-Toutain, F. (2008). Comment Asanga rencontra Maitreya: Contact entre Bouddhisme chinois et tibétain au XXe siècle. In Monica Esposito (Ed.), *Images of Tibe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pp. 359-385).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 Welch, H. (1963). Dharma Scrolls and the Succession of Abbots in Chinese Monasteries, *T'oung Pao*, 50(Livr. 1/3): 93-149.
- Welch, H. (1967).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lch, H. (1972). Buddhism und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Zheng, W. 鄭維儀 (2010). Tracing Tesarā: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Nuns' Order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龍陽學術研究集刊》,第 4 卷,第 5 期:頁 19-55。

Subtle Erudition and Compassionate Devotion: Longlian 隆蓮 (1909-2006), "The Most Outstanding Bhikṣuṇī" in Modern China

Ester Bianch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Perugia (Italy)

Abstract

Mainly based on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Sichuan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Ven. Longlian 隆蓮 (1909-2006), the so-called "first bhikṣuṇī of the modern China". A cursory glance at her biography suggests many of the multifaceted qualities of this eminent Buddhist nun-master. Longlian was a child prodigy, and later became a renowned Buddhist scholar, a skillful calligrapher and a talented poet. Before taking her monastic vows, she was the first woman ever to pas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o work for the Sichu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she studied with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uddhist masters and scholars of the modern era. Since the early 1950s, she was the first woman to play an active role at the leadership level in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she was also President and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Sichuan, and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nd Sichuanese Counc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owever, from her own perspective, her main achievement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correct" procedures for bhiksunī ordination (the so-called erbuseng jie 二部僧戒 or "dual ordination") and in the foundation of a seminary for the training of a new generation of learned nuns.

Keywords: Chinese Buddhism, Modern Chinese bhikṣuṇī, Dual Ordination